

写给夏天的诗行

编者按

夏木繁盛，蝉声悠长，四季之中，夏天永远是诗意最奔放的篇章。夏日，是蓬勃生长的原野，是骤雨初歇的晴空，是烟火升腾的街巷，是少年追风的热忱，藏着人世间最鲜活、最热烈的诗意。本期诗歌专版《写给夏天的诗行》，集结了众多创作者的笔墨心声。有人落笔荷塘碧波、初夏阳光，描摹夏日独有的自然风光；有人书写田间耕耘、市井朝夕，记录烟火人间的温热日常；有人寄怀青春理想，借夏日昂扬的生机，抒发心中的赤诚……愿这些灵动的诗行，陪读者拥抱夏日盛景，捕捉转瞬美好，在文字里邂逅热烈、治愈、自由的夏日时光，于诗意之中，珍藏整个季节的心动与芬芳。

夏夜的渔人码头

程岳华

这是湘江最明亮的段落
灯火煮着江水，微醺着夜色
归帆、游人、寻味者
围坐成一座座小岛

把周末的松弛揉进麻辣烫
将彼此滚烫的心事，借着一把烤串
轻轻递到对面

我侧坐在渔人码头的圆凳上
长廊上涌动着潮声
虾尾的紫红，与霓虹幻影交错
谁把外套搭在栏杆上
像是挂起了一面思乡的旗帜

我把夏夜一口一口，嚼出滋味
与我畅饮的，是那浪花
它们整夜学我碰杯的声音

夏锄记

陈子赤

遍野西瓜，
是老农圈定的丰年。

每至黄昏，草帽搁在田埂，
像放下一片晒焦的云。

正午过后，瓜藤倦怠地俯卧泥土。
他持烟杆自语：
再晒两轮骄阳，瓜便甜透。

瓜只顾兀自长圆，
皮光发亮，影子缩成一团。

蝉声聒噪如锣，他充耳不闻。
数到第七片瓜叶，
掐落一朵谎花。
花瓣入土，轻若半截叹息。

倚棚打盹，鼾声漫过垄沟，
惊起蚂蚱，又归于寂静。
梦里还在画圈：
围住雨水，围住节气，
拦尽偷瓜的虫蚁。

日影西斜，他挑着满筐暮色归家。
西瓜挤挤挨挨，
把扁担压成一弯月牙。

田间藤蔓仍在无声蔓延，
将白日圈下的土地，
再细细圈一遍。

夏天的烙印

贺星辉

六月出生的人
是夏天的粉丝
桃花落尽，就开始
扳着指头计算生日
等待两个鸡蛋，等待母亲
千方百计筹措的惊喜

兄弟姐妹多的人
是夏天的主演
一件汗衫和一条短裤
就可以闯荡江湖
村里有多少桃树和葡萄
就有多少成群结队的快乐

参加过双抢的人
是夏天的奴隶
每一个日子都是早出晚归
每一个孩童都曾挥汗如雨
埋首人间，在水田里匍匐

而今，当我在空调房里
伸出双臂，那些潜伏的黑色素
隐喻着数不清的太阳
隐喻着五千年的传承

七月，在舜皇山中

乐家茂

七月流火
某日午后，在舜皇山中
陪一条小溪漫步
听流水潺潺，鸟语花喧
一路却下了
我隐匿于尘世的铠甲、面具
又掏空了体内的
一些什么东西
感觉自己慢慢变成一只蝴蝶
张一张手臂，就可以
和它们一样
迎风飞起……

彼时，手机乍响
有人喊我下山吃饭。
好吧，且让我为你们捎去，这山间
花酿一壶，清风二两，明月三盏

沅江浪花里的夏天

刘本楚

堆翠积绿的雪峰山脉，
铺展着起伏寥廓的苍茫。
热烈仲夏的长风，
席卷着峰峦层林叠嶂。

滔滔奔涌的沅江，
劈开群山层层屏障。
滚烫的热流风浪，
消融于浩浩荡荡。

熊首山脉横卧北岸丘冈，
锦岩高塔顶起浪烟清凉。
缠绵的山岚揉碎了粼粼波光，
翻飞的浪花写满了夏天的诗行。

丹崖悬壁凌空高挂着古寺禅房，
那幽谷深洞正是夏天的秋凉。
高潮击崖腾起咆哮的波浪，
翻涌雪色的浪花漫天飞扬。

横波沉浮扬起滟潏波光，
浪底漩涡透明湿漉漉的夏阳。
浅滩激流卷走了夏天的热烈，
深流潜涌把秋波冬水收藏。

夏风掠过江面翻动的云烟，
薄雾缠绵缓缓舒展蔓延。
浪花开放着流动的夏天，
江涛的凉意又把暑气收敛。

朝阳铺洒清韵闪烁的江面，
落日辉映碧水流金的霞烟。
满江夏天景图起伏洄澜，
山河春色浪涌波涛奔流长川。

在夏风里打盹

雪马

碧云书屋五楼阳台上
茄子和黄瓜
在窃窃私语
议论夏风为何不烫
青辣椒
你望我 我望你
在风中荡着秋千
茶花树手舞足蹈
从门口向里探望
想邀墙上的
画中鸟出来溜达
麓山寺在远处
时常钟声响
一缕禅语
正踏白云而来
刚饮的美人茶
已从喉咙漫步到胃部
不知不觉
我在夏风里打盹

跳珠雨

郭辉

落在石头上的
自身会疼，仿佛是一不小心
扭着了脚踝
若是被青青草叶接住了
便会感到温软
生出来许许多多敞亮的好心情
滴到了花瓣的芳香
与色彩里，则暗自庆幸——
多美的一场艳遇
洒入江河了，就顺势走上一程
毕竟路宽心宽
水天一色，前景在望
这七月间这夏日里
活蹦乱跳的小不点小精灵呵
更多的则是——
心甘情愿潜身于黑黝黝的泥土
在那儿润物无声
自始至终……

我只想做一棵山中的树

彭伟平

我仰慕挺拔的高山
山上翠绿的树木
炎炎夏日
它们是蓝天之子
是白云下绿色的海洋

攀登是一种高度
朝着心中的殿堂
一级一级台阶
是大山向我伸出的手
那么稳健 又虎虎生风
那些从罅隙中漏出来的白
明晃晃地
像一路的阳光

在树下歇息
有浓浓的绿
带着山泉的沁凉
覆盖这莽莽林川
呼吸 在此刻有了特殊的意义

山风吹来
树也随着起舞
那些腐朽又新生的枝叶
铺满一路的故事
此刻，我停止了脚步
我怕惊醒了小草的梦
我只想做一棵山中的树

卖冰棒的人

唐大海

天，瓦蓝瓦蓝。一朵白云，擦过头顶
那个在烈日下斜挎木箱的人，已走远

走远了的很多
挤过来的那一群汗津津的小脑袋
往木箱里探的那一双双焦渴的手
还有那个被一根老冰棒凉了半寸的夏天

多年后我在异乡的冰柜深处
翻出一根老冰棒
被五颜六色的雪糕冰淇淋隐藏了大半辈子
轻触一下就回到了那个火热的年代

抬起头来，不远处，那个卖冰棒的人
百十根冰棒压弯了右肩
翘起，像瘸子一样
身影贴在校门口、集市、田埂上
收起最后一枚硬币，转身
朝家的方向飞奔
风撵着他的脚步
古铜色的铜钵一路叮叮当当的回响

此刻，他轻喊着我的小名
一晃，就不见了

湘江边上听蝉鸣

张声仁

漫步在湘江边上的柳荫
我听到了熟悉的蝉鸣
一浪高过一浪
铺天盖地而来的声响
淹没了江堤上
熙熙攘攘的市井之音
夏天免费的露天音乐会
简朴而又大气
歌唱阳光、青山绿水
主旋律高亢激昂
优美动听

我看不到演奏者的身影
它们像隐士
栖身枝叶之间
蝉是人间的苦修者
在黑暗的地底历练多年
脱胎换骨
蜕变为歌者
数十日的高光时刻
谁能阻挡它们
欢快的声音

只有在黑暗中煎熬过的人
才会歌唱光明
蝉的歌声
有深深的禅意

透明的底片

刘定中

清水塘边
老奶奶抱着曾孙女
曾孙女抱着小人书

四道目光
汇成一条小船
在斑斓的画页里
缓缓漂流

初夏的阳光围拢过来
给她们披上暖融融的披肩
清风也放慢了步子
悠悠地，摇着蒲扇

清水塘最安静
它把此刻的天空
洗得湛蓝，然后悄悄定格——
这相依的微光
这流转的岁月
在它透明的底片上
永不褪色

夏序之章

张德元

当心还在春的余韵中徜徉，
荷露已点亮晨雾的微光。
绵长的雨丝斜织翠色，
汇成初夏第一首温柔的诗行。

汗珠滚过粗布的脊背，
蜻蜓吻住荷尖的清香。
布谷声声从山岗上滑落——
“割麦插禾”催着人间奔忙，
群山把回音播作仲夏的乐章。

蒲扇轻摇落日的余晖，
暑气漫过低矮的土墙。
骤雨忽来，又忽去，
蝉鸣铺满白昼的悠长。
莲叶撑开碧色的伞，
将一城热浪悄悄滤作清凉。

烟火升腾于寻常巷陌，
万般风物沉入悠悠时光。
待到蝉鸣渐弱、雨脚放缓，
方才醒悟——
盛夏并非只有烈日骄阳。

还有春花未尽的余韵，
还有田间默默守望的耕壤。
晚风轻轻漫过空间，
所有情愫静静汇流，
筑成胸中安然澄澈的——
夏之心房。

夏夜难眠

芦坡

小暑入夜，湘江热浪翻滚
东岸绿道的木廊上，横七竖八的
几张桌子摆满卤味、冰啤和姜盐豆子茶
吆喝声、碰杯声、谈笑声此消彼长

这一夜注定无眠，只因
世界杯半决赛的铃声已经敲响
高卢鸡在斗牛士的红斗篷里
扑腾，生死难料

入伏的黎明，夜走得悄无声息
早醒的人儿独自享受着夏的
宁静，还有不远处传来的
秀峰山底农家的雄鸡报晓

这一刻，耳边没有了蝉
嘶鸣，那种居高声自远的得意
无休无止，被它的尖厉刺伤夏的
担心，终于可以放下

天又亮了，日复一日
阳光透过窗帘的纱缝
凉席渐渐变得温热
姆巴佩卷起铺盖，回了蒙特勒伊

河洲之上

陈茂智

五月的端午水刚刚退去
六月的新米即将登场
这万千生灵眼眸含情的季节啊
随一丝杨柳风轻轻舞动
牵着云彩的光影
来到河洲之上

河岸边，蒹葭苍苍
蜻蜓在水面上点开波纹
翠鸟从芦苇丛跌下深潭
知了和黄蜂
或在柳条上肆意吟唱
或在花蕊里嘤嘤呢喃

突来的几场太阳雨
催生出很多美味的鸡枞菌
我和姐姐收割稻子回来
扑进奔腾的河流
洗濯手足头发
浣洗汗渍的衣衫
当母亲带着黄狗站在村头
焦急地呼唤我的乳名
姐姐采的菌子已装满竹篮
我的裤管装满河蚌鱼虾

一晃经年
往昔的时光幻影胶杂
六月的潇水深刻于
记忆的河床，丰盈无双
村庄水色饱满
槐花的清香在炊烟里弥漫
我和姐姐赤脚走过河洲
阳光焙热的沙丘
几只雏蛇脱壳而出
几只幼蟹游向水岸

夏日回乡

曹怀均

在燃烧的阳光里行走
山道弯弯
一路揣着童年

这片旧旧的，澄蓝的天
还留有菜园和父母的倒影
挥舞的锄头
勾画着村民朴素的经年

晚风送来牛铃
炊烟缠绕着稻花鱼的香味
米酒里漫出乡音
树叶间漏下几声鸟鸣

把茶杯盛满月色
在蛙声和虫鸣中，静钓
夜空那双双闪闪的眼睛